

朝花夕拾

祖母头上的帕帕

◎曹雪柏

和大多数关中平原上的农村妇女一样，祖母花白的头发在脑后缩起一个发髻，一身深蓝色的大襟衣服。然而，令我最难忘的还是祖母头上的帕帕。

印象中，祖母一年四季头上都顶一块帕帕。无论是田间劳作、干家务活，还是走亲戚逛庙会，那块方形浅蓝色的花边帕帕顶在头上从不离身。风吹帕帕一飘一扬，如蝴蝶在飞。

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，总感觉祖母头上的帕帕很神奇。在我牙牙学语之际，那月色朦胧的夜晚，院子口的梧桐树下，祖母干完厨房的活计，取下头上的帕帕，信手拈来，折一只会跑的老鼠、一条会叫的狗、一只会爬树的猫……

哄着我。一块小小的手帕，在祖母手里变着花样能折出好几种栩栩如生的动物。这也许是我懵懂之际接触的最原生态的玩具。正是在祖母那块帕帕的变换下，我知道了十二生肖，认识了鼠、牛、虎……

农忙之际，每次从地里回来，祖母的帕帕总是包得鼓鼓囊囊。一把殷红的酸枣，一堆水灵灵的野莓子，要么就是几枚山杏……时常让嘴馋的我眼前一亮，兴奋不已。

记得那年割麦子时，祖母从山上的麦地里意外捡到几枚野鸡蛋，回到家，当帕帕里几枚白生生的野鸡蛋魔幻般地出现在我眼前时，我高兴得跳了起来。混沌之际的我认为祖母的帕帕就是一块魔术帕，要啥有啥，变啥得啥。祖母头上的帕帕成了我童年记忆中最美好的东西。

我成年后，村里每逢红白喜事，祖母吃完酒席，帕帕里都会包些舍不得吃的花生米、肉夹馍。还和我小时候一样，看着我狼吞虎咽地吃完，祖母的脸上才露出会心的笑容。那次，我帮儿子做手工，不小心戳伤了手指，并无大碍，祖母还像我小时候一样，惊慌失措的样子，忙摘下头上的帕帕，为我包扎。至此，帕帕上落下一小块血迹，祖母笑呵呵地说，这是一朵小梅花……

祖母头上的帕帕，是祖母的嫁妆。一块小小的帕帕，洗得已经发白了，包裹东西、擦汗拭嘴、顶在头上遮风挡雨、防晒防尘，陪伴了祖母一生，寄托着曾祖母对祖母的美好祝福，包裹着我童年的快乐时光！

村口的守望

◎梁小梅

爷爷今年93岁了，算是高龄，身体也还硬朗，但近日的一场大病却将爷爷击倒。看到躺在病床上虚弱、瘦小如孩童般的爷爷，我不禁一阵心酸，这还是我那个脾气暴躁、性格倔强的爷爷吗？还是那个勤劳善良、爱管闲事的爷爷吗？

爷爷的坏脾气是村里出了名的。爸和二叔说，他们小时候是被爷爷打着长大的，就连姑姑这个女孩都不例外，稍不听话就要挨打。到了我们孙子辈，并没有别人说的隔辈亲，爷爷教育我们依然用的是打骂。我第一次对爷爷有印象是在三四岁的时候。那年深秋，大门外一棵柿子树上依然稀稀拉拉地挂着几个火蛋柿子，引得我这个小馋猫垂涎三尺。我用我那细胳膊使劲摇着树干，希望能把它们摇下来几个，但无论多么用力，只是摇落了一地树叶，柿子依然遥远地挂在树上。奶奶看见了，连忙出来阻止说：“树是邻居家的，不能摇，让你爷爷看见了会打你的。”话音刚落，爷爷就从屋里蹿了出来，抢起胳膊就要打我，奶奶极力阻止，但我还是被吓坏了，不知道哭，只傻傻地立在那里发呆。要知道我那时可是家里唯一的孙子，哪里有人舍得打？爷爷凶暴的一

面从此在我心里留下了阴影，让我好长时间都不敢亲近他。后来奶奶告诉我，爷爷也就是装装样子吓唬我，但却让我从小就懂得：不是自己的东西，决不能随便去拿。爷爷的严厉教出了一帮孝子贤孙，我们一大家子兄友弟恭、妯娌和睦、孙辈孝顺，是村里有名的五好家庭。

爷爷对他唯一的姐姐、我的姑姑却是极好的。小时候爷爷经常叫我说：“走，去你‘瓜婆’屋里！”然后背一背篓他种的各种新鲜蔬菜，牵着我的小手，一路前往。在姑姑家，爷爷是少有的好脾气，总是黑着的脸上竟依稀有了笑容，和姑姑拉家常，替姑姑家干活，临走再到他的几个外甥家分发他种的菜。

爷爷爱管闲事也是出了名的。村里谁家打架、闹矛盾，特别是谁家对老人不好，爷爷总要挡住人家儿女，劝说一番。给面儿的，嘴上应承着，心里不知道怎么嘀咕；不给面儿的，当面就给爷爷难堪。爷爷的勤劳是我们一般人无法企及的。八九十岁了还要到地里干活，不但他干，还要叫上年幼的堂弟堂妹们干。于是地头就出现了少有的一幕场景：夏日中午的大太阳地里，别人还在家里歇息乘凉，我家的地头却是老老少少一家子人那里忙活，时不时传来爷爷的声音：“干活细发点，你哄地皮，地哄你娃的肚皮！”爷爷在90多岁的时候在河沟旁开辟了一块菜地，地方远，还要翻越河沟，有几次都掉到沟里弄湿了衣裳。爸、二叔、姑姑，还有几个孙辈挨个儿劝，根本不管用，干了一辈子活的人，闲不下来。

奶奶在我上二年级时就去世了，那时爷爷才60岁出头。家里老老少少哭得死去活来，我却唯独没有见爷爷哭，至少没有亲眼见过。当时我幼小的心灵里感觉：爷爷肯定对奶奶不好，要不怎么都不

哭呢？爷爷在奶奶去世后脾气变得更坏了，成天黑着脸，吓得我都不敢和他亲近。时常看到爷爷坐在门口晒着太阳独自发呆，我才猛然感觉到爷爷其实很孤独。爷爷把这种孤独释放到不停的劳作里，只要有闲工夫就去拔草、锄地、种菜……

俗话说：少年夫妻老来伴。爷爷却在奶奶去世后，从60岁到90岁，用后半生的孤独，诠释了他们那一代人的爱情。

爷爷越来越没有脾气了，随着重孙辈的出生，爷爷渐渐和蔼起来。兜里整天揣着我们给买的糖果，自己舍不得吃，却趁我们不注意，偷偷塞给重孙们，惹得我家里的小丫头成天爱往“巴爷”跟前凑。我们周末回家看爷爷，爷爷总是叨叨我们说：“回来就行了，不要给爷买东西，爷牙不好，吃不动。”心情却明显感觉很愉快。

爷爷越来越像个孩子了，住院的时候，拉着爸的手非让爸跟他挤在病床上休息，还说挤一块暖和，逗得病房的人直乐。离出院还有一两天，爷爷却执意要立马回家，爸不答应，爷爷竟像个孩子似的哭了，最后只能带他每天在医院和家之间往返。

爷爷确实老了，出院后，少了往日的精神，只是安静地坐在大门口的椅子上，呆呆地望着门口，是想看看街头的热闹，还是等着他的儿孙们回家……

我为父亲刮胡子

◎范贵成

父亲真的老了，他已经不能顺畅地刮胡子了。

父亲为了刮胡子，损坏了好几个剃须刀。本来剃须刀顶部设置着一个按钮，一按就开，给父亲教了好多次他就是操作不来，一着急他就用力去扳，常常将盖子外壳卡子折断。他又买来强力胶，将盖子粘死在上面，结果又没法清理里面的胡须渣。于是他用塑料胶带将盖子缠起来，清理的时候再扯下来，颇费周章。

父亲未退休前在工厂做工人，钣金工干得相当不错，手工制作铁皮水桶、装麦粒的铁皮簸箕，他还能用剪刀将玻璃剪下来，这是我不敢想的事情。我也是工人，但从来没听说过、也没有见过谁用剪刀剪下玻璃。就因为他是工人，我给他买的剃须刀、手电筒、手机、收音机等，若有一点点小问题，他就自己修，七八十岁的人了，手已经不听使唤，眼到手不到，有点小毛病的家用电器，被他“整治”得彻底坏掉。于是我再给他买，他继续修

理，再损坏。

父亲的双手，曾经一上午就能剃去一亩地的玉米，如今却半天也剃不净自己的胡子。父亲的胡子又长了，我找出剃须刀，试开了一下，电量充足，就开始为父亲刮胡子。父亲脸上的皮肤皱巴巴的，沟沟壑壑，用剃须刀一推，就会扯起他脸上松弛的皮肉，而那些雪白的胡须依然顽强，也会带起他脸颊上、脖子上的皮肉来。

我内心十分难受，似刀割一样，父亲盛年时是何等的英俊端庄啊！我用左手拇指和食指将父亲面部的皮肉拉展，右手捏着剃须刀在拉展部位上一点一点地剃去他银针一样的胡须，而这些胡须根根刺在我的心上。

父亲的鼻毛长出了鼻孔，他耳朵耳道里也长着毛。我用剪刀将这些黑色的毛发剪掉，将鼻屎和耳屎也清理得干干净净，他看起来清爽了许多。父亲说他感觉听觉都灵敏了许多。

父亲，我会定期为您刮胡子的，我默默地在心里对父亲承诺着……

针线里的爱

◎郑鉴玲

久不梦见母亲，昨晚竟梦见母亲在烙饼，一时记忆涌上心头。

母亲很小的时候就没了娘，是由外祖父拉扯大的。后来母亲嫁到镇上，与父亲育有四女三男，我是老七。在母亲的记忆里，乡亲们特别关爱她，她从小穿的衣服、鞋子都是村里人给的，大了就用针缝几下。母亲说她是穿百家衣、吃百家饭长大的，人间的暖与爱滋养出她善良的品格。

母亲对娘家人充满了感情。亲戚中有个舅爷爷，母亲对他老人家特别敬重，还记得他每次来家里总穿着羊皮褂子，抽着卷烟。他的两个儿子一个是我乃录舅，长得人高马大，一个是我五顺舅，长得腼腆温顺。我还有另外两个舅舅和一个姨。二舅比母亲小，和女儿相依为命，母亲尤其照顾他，每年冬季他的棉衣都是母亲缝制，家中的被子有十几床，也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起来的。

幼时我特别不爱吃搅团。有一次母亲做好叫我吃，我直接藏到瓮后，任凭母亲一声声地呼唤，就是不出来，现在想想那时

的自己是多么不懂事呀！后来二舅来家中，说他想吃搅团，母亲给他炒了一个甘蓝豆腐粉条，再浇上油汪汪的油泼辣子蒜汁，这才改变了我对搅团的印象。

我记得母亲说：“三月三，驴捣鞍。”大体就是说到了阴历三月三才可以真正脱掉棉衣，换上夹衣。我现在还留有一张九岁时身穿夹衣与母亲照的相。每年春夏之交，母亲都会想着给我缝新衣。我的第一条裙子，是母亲用粉色小花布为我一针一线缝起来的，我穿上心里美滋滋的。

印象最深的是母亲给我做了一件枣红缎面的棉衣，上面套了一件藏蓝色的中山装，还是当时很流行的排扣款。那时我已经在县城求学，周末回来发现母亲生病了，就说让母亲睡在里边，我睡在外边。当时是在老屋的炕上，地上盘着炉子通着炕。本来想着晚上照顾母亲，结果半夜被一股焦糊味惊醒，原来是身上盖的棉衣滑到了炉子上，半只袖子被烧焦了。我惊恐不已，心想明天可怎么上学呀？只见母亲揉灭火星，拿来剪刀和针线，披衣坐在灯下，就认真地缝了起来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如常穿着暖和的棉衣上了学，母亲的病情却加重了。

如今，我箱子底还有一件靓丽的粉色西服，是有一年母亲看到流行这个衣服就叫裁缝给我缝了一件。我脑海里经常闪现出母亲灯下纺线、纳鞋、缝衣的情形。现在睹物思人，母亲对我们点点滴滴的爱都在那一针一线里。